



閑關錄卷第八

答劉公度書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
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
乃近日亦爲異論所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
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
人人同已人人知已而發邪抑亦在我未能無
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邪今者紛紛正爲論
易西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

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會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

瞳按此書亦責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曰異論指子靜也末乃深斥子靜荆公祠記之非子靜不以爲然語附諸左祠記之非黃氏日抄考之詳矣此不暇論云

子靜答胡季隨書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賢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固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荆公復生亦將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顏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絕人遠甚子貢非能知顏子者然亦自知非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

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見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爲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已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

按子靜此書云同志之士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蒙蔽私見者皆指朱子也克已之說蓋所謂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

篡弑之禍者

語錄

因看金溪與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已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賊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已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

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

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杲老在徑山僧徒苦其使性氣沒頭腦甚惡之又戀著他禪嘗有一僧云好捉倒剝去衣服尋看他禪是在左脇下是在右脇下待尋得見了好與奪下却趕將出門去杲老所喜皆是麤疎底人如張子韶唐立夫諸公是也汪聖錫呂居仁輩稍謹愿痛被他薄賤汪丈爲人淳厚趕張子韶輩不得又有許多記問經史典故又自有許多鶻突學問義理又戀著鶻突底禪

羣疑塞胸都沒分曉不自反躬窮究只管上求下告問他討禪被他恣意相薄汪丈嘗謂某云杲老禪學實自有好處某問之曰侍郎會究見其好處否又却云不會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會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卽都無了然卽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

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耳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

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

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肖去讀書顛蹶沒理會處
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
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
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
生輩如此顛蹶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日子
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
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
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
愛如此

黃達才問顏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
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
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
克己這只是公那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
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己只是心有所思便不
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
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
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
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

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著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

瞳按以上語錄三條皆斥子靜所言克已之非

答趙子欽書

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

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

瞳按朱子平日論子靜之學約而該切而明者無踰於此書矣學者究之

語錄

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著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

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
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粗暴子靜之
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
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
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
之所以與吾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
止是全在義按此見答王順伯書某答他云公亦只見
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
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

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
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
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
裏一齊袞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
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
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
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
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

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
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
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
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
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
地一向所以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
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
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

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
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見得箇物事便都
恁地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
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
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
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
世卽今便是

瞳按以語錄及答子欽書觀之則子靜
以人欲爲天理也其爲禪學可知

答吳伯豐書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言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答鄭子上書

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

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答或人書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瞳按以上三書蓋亦指子靜也故類聚之

答方賓王書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擊斝作弄做天來大事有不知此又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說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邪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瞳按此書斥認流行發見爲本心之妙者殆指子靜也載之非直可見陸學之非抑使有志於心學者有所持循觀法而無惑於異端云

子靜尋常要說集義所生者其徒包敏道至說成襲義而取却不說義襲而取之他說如何正淳曰它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

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

附草廬吳氏序象山語錄

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

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以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奮歟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言也

瞳按朱子之譏子靜也如彼草廬之宗子靜也如此可謂大不審矣薛文清公曰朱子論象山之學具有定論吳氏猶左右之何也旨哉言乎

答項平父書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旣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旣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爲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者言心有不慊卽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
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
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彊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
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
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
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
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
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

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
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
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
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
故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
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
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洪範皇
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
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

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
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
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卽見讀書凡例而聖
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瞳按此書所謂今人者以上條語錄考
之指子靜也朱子在南康與子靜面論
告子見於文集語錄者未遑盡采其曰
說保極爲存心者亦指子靜皇極講義
也

答胡季隨書

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
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按子靜知荆門軍著皇極講義

紹熙壬子上元

日故二書皆言其說之非朱子又嘗著
皇極辨蓋亦爲子靜發也茲不及載學
者究之

答吳伯豐書

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

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煩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譎詭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功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曠按徑趨簡約脫略過高者指陸學也覺得外馳支離煩碎者指浙學也幸稍

平正者謙而自謂也欠却涵養本原功夫者自責以警伯豐也篁墩之論恐爲不然讀者審之

答林謙之書

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

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深淺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交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爲非如執事之賢素爲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抹之故敢以爲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

曠按此書舉昔聖賢教人之法以明當時學者之非味其詞推其意實指子靜

而攻之也朱子自任之重望人之切至
矣學者其可不端所趨以領聖賢救世
之意哉

閑關錄卷八

閑關錄卷第九

語錄

象山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
可惜死了告子

瞳惟哭之者故舊之私情曰可惜死了
告子者斯文之公議仁之至義之盡也
告子以知覺運動爲性子靜以氣稟物
欲爲天理告子以義爲外而不求子靜
以學問非義所在而不爲其失一也故

曰告子或曰既哭之而又譏之大賢固如此乎殆記者之誤也曰以答趙然道書徵之可見其非記者之誤云

答趙然道書

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

瞳按朱子此書自任之重距闢之嚴與自謂以承三聖者同一揆也後世乃謂朱子之學晚歲有取於子靜子靜之學爲非禪甚者以爲學同而並稱性理大全亦以朱陸並隸諸儒爲一類殆未考邪或謂此書因其人所通書語狂僭而發非有憾於陸氏然以答詹元善書考

之則豈因狂僭而發哉

答詹元善書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許教似亦小中毒也

答蔡季通書

長沙之行幾日可歸閣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憤未必能及許教未替前了得耳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讀其書乃知講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資質者皆爲所擔閣壞了甚可歎也

答許教 中應書

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

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
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喻讀
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
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蓬
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
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
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
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
辭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

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
邪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
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
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
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
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
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
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
得見之過無或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

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曾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三五也

瞳按此書乃因許教中子靜之毒而救藥之其曰近年以來至有大不相似者

俱指子靜而闢之也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

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

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櫝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實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子百氏之書列置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旣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爲已

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瞳按此記及答許教書蓋攻子靜之失

而因指示爲學求道之方其所以提撕誨飭我後人者切矣學者勉夫

答汪長孺書

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旣云識得人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豪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

開闢錄
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虚心平氣玩
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掬今又曰
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
一向走作矣

語錄

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
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刪定叔祖所以見教謂
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
此心固是無虧欠然雖是事事做得是方無

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
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刪定
之學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
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
秦二世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
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
道哉

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間猶以吾儒之說蓋覆
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

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學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衰道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答姜叔權書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

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當也

語錄

長孺向來自謂有悟其狂怪殊不可曉恰與金溪學徒相似嘗見受學於金溪者便似燕下箇甚物事被他撓得來恁地又如有一箇

盡在他肚中糟得他自不由己樣某又皆譬
云長孺叔權皆是爲酒所使一箇善底只是
發酒慈那一箇便酒顛

瞳按朱子嘗斥子靜妄生內外精粗之
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容貌詞氣之
間不必深察俯視聖賢蔑棄禮法者徵
諸二書可類推也朱子有與子靜門人
書類聚於左以見其繆

答劉公度書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
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
非否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
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
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
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
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旣陷於一
偏而不可拯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

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

瞳按公度蓋嗜陸學者故朱子每箴警之如此建昌士子疑指諸包

語錄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還有此樣否若云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行又問或有性識明底合下便是後如何

曰須是有那地位方得如舜與木石俱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須是有此地位方得如堯舜之道孝悌不成說才孝悌便是堯舜須是誦堯言行堯行真箇能徐行後長方是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

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已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語

瞳按朱子嘗曰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故凡言頓悟者指子靜也

答包顯道書

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自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既未免讀書則不會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書

大學鄙說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

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卽看久遠如何耳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會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

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蘄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得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

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已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答包敏道書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軌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

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此未知明者以爲如何

所喻已悉但道旣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

答劉定夫書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

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
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
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
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
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
聞也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
人未須如此胡說爲佳

語錄

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教莫
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
然如村愚聾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
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
若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
此一等只會失心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
如此子淵以喪心死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
失心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
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悞今教公之法

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

答傅子淵書

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

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濃郁之意荆州所謂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如此注解便涉支離不能簡易故邪熹看此章只是宰我錯解了故聖人深責之不謂其纔下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細詳來喻是意外生說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一端恐區區所見與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二包

定夫書來皆躐等好高之論殊不可曉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
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
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
渙然心喻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
甚善但恐似此一向虛掠則又只是改換名目
也

瞳按以上十二書胥斥子靜門人傳授
之非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其所以責之

者嚴矣學者可不審觀而諦究哉

答潘子善書

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
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
必徒爲嘵嘵也

語錄

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
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
故曰謹勿實諸所無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

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答李好古書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

所受而遠來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不敢對也

語錄

劉淳叟極口說子靜之學大繆某因詰之云若子靜之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

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巳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常定要云今日之

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是
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
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
勝之自渠好爲訶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按李劉陳俱子靜門人訶佛罵祖者故
朱子斥之俱如此

答劉季章書

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

是病根不會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
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是不須如此又
只是立說取勝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會
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
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
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
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
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
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

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物粗疎不成義
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
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有不
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
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趣
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
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
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心處
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

不至虛負平生也

語錄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
勝如陸子靜說告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
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縝密之功昔荆
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硯下劉貢父謁見
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旣而以未相見
而坐書院爲非遂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
近作貢父以近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

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硯下之藁以其
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
陸子靜都只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
武帝豈不是橫說

語錄

會祖道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
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
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

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曰
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
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祖道曰此恐
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
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
穽卒除不得先生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

瞳按此語與子靜答祖道

字宅之一書
作擇之

之意同其書實詆朱子也答朱子書亦
有自謂學子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

舞雩詠歸千載同樂之語

答孫敬甫 自修書

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世衰道微異說蠶起其間蓋有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其他則皆飭私反理而不足謂之學矣

語錄

先生出示答孫自修書因言陸氏之學雖是

偏尚是要去做箇人若永康永嘉之說大不成學問

瞳按朱子嘗曰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皆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二

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

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
多病杜門閑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
友也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
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
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
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
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
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
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

在吾輩須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
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
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
不遜之論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
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欄
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
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
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線索漏露處多故讀之者
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

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已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瞋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也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否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瞳按語錄此書之作蓋在慶元丙辰丁巳之間如云當時亦可見其在子靜既沒之後張侍郎卽無垢子韶也此書斥子靜之學爲異端反覆詳明有目者皆可得而見矣後世名學朱子之學如草廬吳氏與今江湖有識之士率謂朱陸無異而盛宗陸學何居蓋爲所謂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已不可辨矣者所欺而不能察邪世之

明者幸正救之

附黃勉齋撰朱子行狀

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

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瞳按勉齋此說可謂深中陸學浙學之弊真知朱子之心矣此所以卒傳斯道而爲朱子之肖子忠臣也歟虛谷方氏讀朱子年譜詩曰王道浪談行伯說儒言陰用佐禪機貪狼巨矢觀星象天遣吾公闢此非惜於浙學亦止斥同父耳

開闢錄卷第十
九
五

開闢錄卷第十

宋史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寶慶二年贈陸九齡

等官賜諡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寶慶三年

瞳按九齡九淵之學朱子指為異端而

闢之明且嚴矣當時朝廷錄其後錫之

諡乃與諸儒埒則其去朱子數百年之

後而論其同者烏足怪哉

綱目

開闢錄
卷第十

九淵生而穎異與其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其
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
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悉其故悉如其
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謂
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
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
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
皆我註脚嘗與朱熹會於鵝湖辨論多不合及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
章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
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九
韶亦學問淵粹

愚按綱目所書乃朱子平日斥之爲禪
者曰意見之人者指朱子也俱取筆之
而無貶詞性理大全亦以朱陸並隸諸
儒爲一類恐非朱子當時距闢之意殆
館閣鉅公之見非草茅淺陋者可得而

開卷錄
卷十
三
窺邪

草廬吳氏送陳洪範序

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以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因以爲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于今學者猶惑焉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

愚按世稱能嗣朱子之學者草廬也而

於朱陸之間以是處之况其下者乎然夷考之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者二師也乃歸咎於門人使學者斥語錄爲不足信至於今猶惑焉草廬安能辭其鹵莽失言之責哉

道園虞氏撰草廬行狀

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

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爲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

愚惟議者固莫知朱子師門傳授龜山門下相傳指訣之所在吾恐吳虞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

劉文安公

定之

宋論

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爲已有予嘗考之熹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

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是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亂說而緊要爲已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祭子壽文云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又曰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所謂熹集諸儒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

功也中
 也道問學也尊德性也其塗如此
 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
 其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
 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朱之
 與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謂其終
 見黜者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

愚按此論正亦未嘗考其所言也苟嘗
 考其所言非直可見朱之黜陸而陸之
 垂戾亦可見矣其論集大成尊德性者

蓋宗道園撰草廬行狀曰朱子集大成
 者時則有若子靜超然有得於孟子先
 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
 學者於
 見其全體大用之盛之說也
 然朱子斥子靜之德性為禪陳之事功
 為管商呂之史為功利術數
 朱子曰大
 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非筆削之
 本意云云按綱目成於乾道壬辰
 而深
 大事記作於淳熙庚子亦可考
 憂甚懼闢之救之見於手書可考也顧

謂朱子集之何哉正亦未嘗考其所言者也亦已甚矣若夫論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者其源蓋自北溪陳氏果齋李氏發之也而其所指猶朱子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耳不此之察而乃肆爲辨論可謂誤矣近年莊定山與陳白沙所論雖與此殊而其失則一焉餘又不足責云

薛文清公瑄讀書錄

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丘文莊公濬大學衍義補

臣按孔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之教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受孔子之教以爲學也子思所謂博學而繼之以問思辨而篤於行孟子謂博學詳說而反之以約皆是理也三千之徒莫不聞其師說而顏子獨以爲已有而謂之博我約我則似孔子專爲

顏子設此教也嗚呼此孔子所以善誘而顏子所以好學也歟曾子之作大學格物致知而后誠意正心子思得於曾子孟子得於子思一知行之外無餘法焉周程張朱之學皆不外此而陸子淵者乃注心於茫昧而外此以爲學果是聖人之學哉

二

臣按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儒者爲學之大端也二者不可偏廢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

尊德性之目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道問學之目也朱子謂其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蓋二者可相有而不能相無偏其一則非聖人之道儒者之學矣彼九淵者乃欲專一爲學烏有是理哉

丘文莊公世史正綱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爲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澄又謂熹道問

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
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
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而注心於茫昧
不可執著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
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
博學而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
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九
淵所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爲
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其流弊至于今
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愚按世之所謂賢者率謂朱陸之學同
謂其異者又虞氏所譏初亦莫知朱陸
之爲何如也惟薛公丘公闢陸學之爲
禪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然又不能盡究
其實而但舉其一偏耳丘公拳拳於尊
德性道問學之辨切矣惜乎未探朱子
答項平父書之本意以祛百世承踵草

廬之謂朱學專主程子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當矣惜乎未撫朱子受學
延平之淵源與其自謂正心誠意平生
所學字者以證之也

會試策

象山之興與朱子相朱子之學似禪
之蓋象山自謂以孟子爲師欲先立乎其大
者不甚究心於文義朱子意其流弊將入於禪
而不自知也象山晚歲追咎早年之粗心浮氣

而加意於窮理故朱子有去短集長之言蓋其
加窮理之功於晚歲者可徵也其專尊德性
而略於道問學則自主太過不失於過中乎
愚按西涯李公批云援據成說折以已
見論之當矣愚嘗反覆成說而未之有
得焉其以追咎去短集長爲晚歲事則
又誤矣

順天府鄉試策

同父世所謂豪傑之才也子靜世所謂淵源之

學也一言一論學者之視聽係焉可以自恣意
爲之乎夫先王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
天下其不可同論審矣而同父乃以堯舜三代
與漢祖唐宗比而同之是金鐵之不辨也其膠
固於功利何如哉故朱子屢書辨之而不已蓋
非爲同父辨也不如是則王霸義利之說不白
也老氏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
有無爲一不相爲謀亦審矣而子靜疑濂溪之
學出於老子攻而詆之是理氣之不分也故

朱子屢書亦辨之而不已蓋非爲子靜辨也不
如是則吾儒異學之判不明也異時朱子論海
內學術之弊

康事功若不極

力爭辨則道不明此

愚按此策亦惟

朱子極力之所在則尚未

莊定山景寄婁一齋詩

朱學本不煩陸學亦非簡先生一笑中皓月千
峰朗

愚按此詩論朱陸之學雖異而實同也
又有詩曰要知肝膽朱門學不在經書
傳註中陳白沙詩亦曰君若問鳶魚鳶
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則
似俱中子靜之毒而非朱子教人平實
之旨也瓊山謂流弊至於今而猶未已
至今學者猶有假之以惑世廢學者殆
指此類歟

會試策

程子親授太極圖於周子而朱子釋之義理精
微殆無餘蘊金溪於此乃不能無疑焉何歟易
簡支離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固欲強而
同之果何所見歟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
朱子之學歟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
大相遠歟甚至筆之簡策公肆詆訾以求售其
私見者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
得無不可乎

愚按嘉靖癸未主試者蔣敬之石邦彥

也二公雖有攻討之心而其

朱陸是非同異則亦未

愈熾區區一念

任斯道之

君子

閑關錄卷十



